

一对老姐妹结伴，生活在英国海边小镇。姐姐青年守寡，妹妹从未婚嫁。两人的生活平平无奇，一如与世隔绝的小镇。每一日是前一日的复制，直到海浪冲上来一个因船只失事落水的波兰青年。年过七旬的老妇们，救治收留了青年。像照顾一只受伤的小兽那样，像长辈呵护小辈那样，但问题是，青年不仅是一只小兽或者小辈。她的三人同住一屋，他们的性别，是男和女。

白发苍苍的时候，掂量社会规则和自身的体面，是否还能将爱欲宣之于口？电影《薰衣草女郎》里，走进人生冬季的妹妹，初次怀春。阳光下，青年的微笑，身姿，时刻叩击着妹妹的心房。青年在树荫下理发，妹妹悄然捡起掉落草丛的发丝拢进袖内收藏。妹妹晚上做梦，梦见的是年轻时的自己和青年在草地上拥吻。夜深人静时，妹妹偷偷走到青年床侧，眼神里全是不能掩饰的思慕。她在黑暗中伸手，几乎要触碰

时间

那秋生

中国国学的核心原理为中和之道，即主阴、主阳、阴阳调和，在哲学上叫做“一分为三”，反过来就是“三位一体”了。人生的“三位一体”应该是三种时间的组合，即过去、现在、将来，同样也有三个词语可与之匹配，那就是信念、理性、反省。因此，罗列了以下三句话作为格言：一、信念——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许诺（将来时）；二、理性——这是一种运用心智计算的欲望（现在时）；三、反省——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天路历程（过去时）。《徐霞客游记》中说到“人生之游”那三种境界是：天游、神游、人游。其旨恰好是一致的。

刚解放那几年，小镇的市面非常繁荣，父亲抗战时牺牲了，一解放，妈妈用政府给的烈属抚恤金，在巷口的自家门面房摆了个百货摊，用来维持孤儿寡母的生活。

说是百货，也就一二十种生活用品，毛巾内衣内裤围巾手套套鞋袜子肥皂牙膏牙刷梳子镜子头发油胭脂粉雪花膏等针头线脑的，有时也卖些香烟火柴之类。那时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还有叫洋蜡烛的，货色都是从镇上的批发商那里批来的，上海货是紧俏商品，雅霜，百雀羚，美丽牌香烟，固本肥皂等都是畅销货，进货渠道少，进货数量也少，而且价

我喜欢斋名，于是知道了取斋名，小到平民百姓，大到达官贵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斋名。至今还在津津乐道的，是乾隆皇帝那八九平方米的小书房，有一个惊世的斋名：“三希堂”。第一次为自己取斋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才二十来岁，附庸风雅，想了个“勤之居”的斋名，典出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有了斋名，便去请写隶书的邻居题写，没想到他看了看“勤之居”，随口开玩笑说，依要做“居”啊？此时才恍然大悟，“居”与上海话里的“鬼”，发音是相同的。心里立马被受堵。尽

等爱的女孩

沈轶伦

到青年脸颊的瞬间，被尾随而至的姐姐断然喝止。

她心碎无望地问姐姐，当年姐夫上战场乃至牺牲，未亡人是怎样的心情。毕竟姐姐曾拥有过爱人的体验，而妹妹是初尝这烈焰炙人。在舞台上常以女王等强势角色示人的女演员朱迪·丹奇，在这里出演的是情窦初开的妹妹。70岁的苍老褶皱里，

眼珠已经浑浊，但眼光流动，全然是17岁的脆弱。

老人爱少年，究竟爱的是这个具体的对象，还是恋栈抽象的青春本身？电影《维纳斯》里，退休的名演员莫里斯和伊恩这对老哥俩，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渐渐围绕医院生活，就服药、打针、尿尿、预约专家，剩下的就是到处找老花镜、数一数讣告栏上的熟人头，直到伊恩的侄孙女要来伊恩家担任看护。

中和之道，即主阴、主阳、阴阳调和，在哲学上叫做“一分为三”，反过来就是“三位一体”了。人生的“三位一体”应该是三种时间的组合，即过去、现在、将来，同样也有三个词语可与之匹配，那就是信念、理性、反省。因此，罗列了以下三句话作为格言：一、信念——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许诺（将来时）；二、理性——这是一种运用心智计算的欲望（现在时）；三、反省——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天路历程（过去时）。《徐霞客游记》中说到“人生之游”那三种境界是：天游、神游、人游。其旨恰好是一致的。

钱又贵，买的人也就是镇上一些有钱的人家，四乡八邻的农民很少买这些上档次的上海货，于是得想点办法，如何把生意做活呢？妈妈年轻，会动脑筋，又肯吃苦，那几年，我上小学，帮不了忙。每天晚上，不知道她在鼓捣什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一瓷缸的雪花膏就摆上了。又白又香又不腻，一天上学前，妈妈弄点涂在我脸上，我说我是男孩，不能香喷喷的，后来，她就不弄了。这雪花膏的生意特别好，礼拜天，我帮她收钱。很多顾客自带一个小瓶，有些就是雅霜的瓶，只见妈妈在瓷缸里一小勺一小勺挖，然后刮进小瓶，再

用小秤称，往往小瓶装得满满的，顾客高兴地走了，回去好冒充上海货了，又实惠又有面子。大多数的情况是妈妈自备小瓶子的。那些村庄上的农家妇女是主要客源。记得我收的钱是铜钞，即铜板，背面

妈妈的百货摊

美芳子

管那邻居为我写了“业精于勤”四字，可留在记忆中，是想要而没有书写的斋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位分给我一间16平方米的婚房，三楼面南，砖木结构地板房，在当年是很棒的。有了新房，应该取个斋名，于是在《庄子·人间世》中找到了：“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句子，便取名为：“虚白斋”。古人对“虚白”两字有多种解释，我很认可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的说法。

老画家曹简楼先生为我题写的“虚白斋”三个大字，为吴门篆书，古朴厚重。四行小字，意趣可爱：“大成老兄嘱书，庚午之夏至节，曹简楼于上海之用恒室”。装裱后，挂在家里，满堂“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心里

莫里斯对衰老的不甘和对少女的着迷几乎同时展开——尽管她口音粗鄙、缺乏教养、整天吃垃圾食品，甚至都不算漂亮，但是她如此年轻，年轻到肌肤熠熠生光的地步，这令她在时间面前肆无忌惮。这份挥霍，让饱读诗书的莫里斯说不出话来。他轻声唤她“维纳斯”。他带她去伦敦国立美术陈列馆看《镜前的维纳斯》真迹，诉说着美如何战胜时间，成为永恒。

他并没有染指少女，但他做尽了冤大头能做的事：给她买首饰，请她吃饭喝酒，甚至被迫出让自己的家让少女和男朋友幽会。冰冷刺骨的冬天，被赶出家门的莫里斯一个人走到公园的露天剧场，寂寥风中，空无一人，忽然前尘往事全部向他涌来，他一生扮演过的角色，无数的台词、曾经的荣誉，此刻的羞辱，劈头盖脸奔袭而来，他站在满地落叶里，大声念出哈姆雷特的终极困惑“生存还是死亡”——扮演莫里斯的是出演《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彼得·奥图尔，国宝级的演员，与他同时代的演员，没有人能战胜他的演技，没有人能抵御他的眼神——除了时间本身。

《维纳斯》的中文译名是《末路女神》。戏中的莫里斯的确是在人生末路，如对死亡宣战一般，又爱了一次，爱得放肆又卑微，带着怜惜和嫉妒。在他去世后，城市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生平。一个一直招待老人用餐的咖啡店员对着报纸专栏惊叹

能走水路。我的家乡是黄海边的一个县城，镇不大，东西并排的两条青石街，砖桥口是镇中心，桥下有小船，镇离南通有一百路，下午上了门板后，妈妈带着我上船，船老大夫妇俩一个撑船，一个摇橹。摇啊摇的我就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常常醒一会儿，听见哗哗水声，一两声鸟声，又睡着了。幸亏南通有亲戚，货早准备好了。很快再上船赶回来。长大后才知道，这叫跑单帮，是很辛苦的。

但是，辛劳的付出还是值得的，那几年，妈妈忙忙碌碌，心情不错，常常吃晚饭饭带我去人民剧场看戏，京戏、锡剧、淮剧，都

能走水路。我的家乡是黄海边的一个县城，镇不大，东西并排的两条青石街，砖桥口是镇中心，桥下有小船，镇离南通有一百路，下午上了门板后，妈妈带着我上船，船老大夫妇俩一个撑船，一个摇橹。摇啊摇的我就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常常醒一会儿，听见哗哗水声，一两声鸟声，又睡着了。幸亏南通有亲戚，货早准备好了。很快再上船赶回来。长大后才知道，这叫跑单帮，是很辛苦的。

但是，辛劳的付出还是值得的，那几年，妈妈忙忙碌碌，心情不错，常常吃晚饭饭带我去人民剧场看戏，京戏、锡剧、淮剧，都

写的“综创精舍”，送到了我的办公室。

在社会上历练了几十年，体会到取斋名，还可以借助思想理论，将日常平凡工作，转化为探索实践，在激励中去思考，去创新，往往事半功倍，收益多多。

斋名

张大成

后送去了。不日钱老来电，让我去取。那天，正好有会走不开，上海画报出版社张锡昌主任，恰巧去钱老家，请他顺便带回来。很不巧，钱老一时半会怎么也找不到。于是钱老立马又写了一幅。下班前，张主任把钱老题



智慧快餐

郑辛逸

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

“他年轻时如此英俊”。店员服务了莫里斯很久，视他为老顾客里的一员。人们总是觉得老人人生来就是年迈龙钟的，但那被老妻外表面困住的内核究竟是什么的呢？是否还是炽热的岩浆，在平静的火山下翻滚，一刻不息，拒绝被定义。

老姐妹的故事，名为《薰衣草女郎》，中文名更直白，是《等爱的女孩》。故事的后半段，小镇上来了年轻的女人，不可避免地，老太太们无望地看着波兰青年追随年轻女人离去。骤然吹拂进她们暮年的风，拨动人心，又消失。

孤女简·爱，曾昂起头对贵族出身的罗切斯特先生发表那段超越贫富的宣言，说我们是平等的，就好像灵魂经过坟墓，在上帝面前那样，是平等的。那么

看。南通越剧团的筱白玉玲来了，每晚必看。有一次上海电影剧团来演话剧《钦差大臣》，一定要我去看，说韩兰根(著名瘦子演员，常与胖子殷秀芹搭档)演钦差大臣，头发会一根一根竖起来，耳朵会抖动。由于好奇，去看了，果然如此。或许是特异功能，至今还有印象。

有人会说，既然有店面，为什么还叫百货摊。那是因为，没有柜台，早上卸了门板，就把门板搁在两端的长条凳上，板上再放货品。但是妈妈还是取了个店名“孙仁记”，想必她认为这就是店。茅盾写的《林家铺子》，虽说是铺子，但店老板却很有名呢。

写的“综创精舍”，送到了我的办公室。

在社会上历练了几十年，体会到取斋名，还可以借助思想理论，将日常平凡工作，转化为探索实践，在激励中去思考，去创新，往往事半功倍，收益多多。

斋名

张大成

后送去了。不日钱老来电，让我去取。那天，正好有会走不开，上海画报出版社张锡昌主任，恰巧去钱老家，请他顺便带回来。很不巧，钱老一时半会怎么也找不到。于是钱老立马又写了一幅。下班前，张主任把钱老题

跳脱时间定义的莫里斯和少女，小镇上的妹妹和青年，经过死亡后，灵魂能否平等？如两个同龄人一样，他们是否有相爱的可能？一切都没有答案。

等爱的女孩，最后在人去楼空的夜晚，将白发苍苍的头颅，挨在青年曾睡过的床上，痛哭失声。年龄带走许多的同时，或多或少会回报给人以成熟、财富、尊严甚至内心的从容，但终究没有什么，能取代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学会了线上购书，才发现云上书库是堰塞湖，点击一本书，同类书一长串，烧香引出鬼来，居然有那么多李鬼啊！选书就成为一门学问。

除了部分鬼怪灵异科幻小说外，线上书均源自线下出版社，传统的选书诀依然适用。

标明主编，肯定不是原创，先查百度，如果主编是博导，各章节的撰写者，可能是他的研究生。硕士三年，第一年生手，第二年枪手，第三年忙着找工作。毕业了，下一个新手上，菜鸟接力，还是菜鸟品质。这样的书能出版，主编的面子：申请、立项、基金、买书号、挂羊头！掌舵的是博导，划桨的是菜鸟，小舢板拼凑的航母，尽管联合舰队司令是山本五十六，一帮渔民驾着一堆捕鱼船，充其量硕士论文，类似于读书笔记。读这样的书，等于批改作业，于己何补？

标明编著，还不如编。编，搬砖头，编者送快递的，原汁原味，“农夫山泉”，纯！编著就不老实了，不知掺了什么水，“水”货，删！

如果是编，那就得翻翻内页，都是大家的话，可能家有存货，买回去叠床架屋。如果是年选，尤其文学，那就要看看入选者的名头，都是名家，那就要算算平均年龄，超过七十，就要三思而行了。人的成长规律，女性到了25岁，皮肤开始松弛，打针的除外；男士到了30岁，体力开始衰退，打拳的除外；过了35岁，创新能力(科研)开始下滑；过了50岁，创作能力(文学)开始下滑，当然，回忆录除外，学术随笔除外，絮叨人情世故的除外，这些都是炖品，需要时间陈酿，火到猪头烂！非“老甲鱼”们莫属。

如果是著，先看作者，如果陌生，那就要看出版社，那是疏密不同的多层过滤网。中央级的：商务、中华、三联，地方级的：苏浙沪等地的人民出版社，或者专业出版社，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的古籍，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社科著作，这些出版社，编辑乃第一杀手，报选题，送审核，最后由出版社筛选，重重拦截，脱颖而出，生活硬扎！

如果是译，尤其学术著作，须知译者的学术背景，如果是该领域名家，选书不差，译文准确，但翻译的更高标准：畅达。如果只是个外语人“材”，对应汉文，长句从句，正话反说，阴阳怪气，疙里疙瘩，塑料面疙瘩，还不如不懂外语的林纾，散文高手，译文比原著更精彩，“汽车被林译成”“缩地之车”，速度扑面而来。还有汤无宽笔下的泰戈尔诗选，斑斓多彩，我有个错觉：原诗是锦缎，汤是裁缝，裁剪出一袭水蛇腰的贴皮旗袍。文学翻译的首选是才情，而不是外语系背景，如同外交部部长，是口才、智慧，不是同声翻译。

最近看到《斯密评传》预告，吴惠林著，查了百度，哇，台大经济学博士，有芝加哥学派之称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经济前瞻》的主编，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这个学术背景，证明非外行选书译述。且常在各大报刊发表时事评论，能写报章体，文字必然畅达，非数学模型经济学，外行可以看懂，毫不犹豫下单，顺便将他另外一本《蒋硕杰评传》也囊括其中。

卓越仅限于域内，越界就有点扯，今年上半年一研究方向为中东的国际政治的博士生，自负地以为石油盛产国集中在中东，学术认知应该高于社会平均值，凭借俄新社新闻下判断，贷款投资原油宝期货，结果倾家荡产。幸亏是个堵头，企图闷声发财吃独食，如果夸夸其谈，汇编成书，读者陪他跳楼。

但网上书商很狡猾，书名最大，书价最清，如新凿的墓碑：清晰、深刻。作者名字，依稀仿佛。著、译、编、编著、编译名字更小，基本看不清。出版社名字根本看不清，尤其无法翻阅目录。下单吧，邮来的是盗版，甚至复印，尤其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上海史，偏重市政，图片多，开本大，复印者为了节约，缩小开本，必须拿着放大镜如鬼子探雷。要么就是似是而非的书名。

竹简时代，盗版成本等于初版，所以只有经典流传，开卷有益，此言不欺。到了电脑时代，一键成就，只需纸张，结果海量书籍，开卷有菌，筛选费时，无异谋财害命。

线上购书，不亚于误入布布宫；安全走出，相当于举着火把，穿过火药库，无异于股市脱险记。

“大成书堂”是近几年新取的，在大成书堂里，免费教孩子，学写毛笔字，也是我退休后，力所能及，乐于做成的最小善事。因为在我的心里，有了新斋名，又会让我投注新的热情，又会去做点新的有意义的工作，如同点亮了一盏心灯，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对人生充满了激情。



五颜六色

线上选书诀

李大伟



夜光杯